



一部关于凶猛青春，关于叛逆，关于寻找爱与真相的书。

没有禁忌的**青春**

MEIYOU

JINJI

DE

QINGCHUN

刘小俊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青春怎么可能没有禁忌？

但作者以其凌厉的想象和嚣张大胆的文字，

凌越了所有禁忌，

抵达了撼人心魄的精神真实。

一部关于凶猛青春，关于叛逆，关于寻找爱与真相的书。

MEIYOU JINJI DE QINGCHUN

刘小俊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没有禁忌
的十七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没有禁忌的青春/刘小俊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80765-239-7

I. 没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6563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C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C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49 000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壹 所有的女人都会破 /1

我看着母亲的这一切,我知道我已经胜利了,我破掉的只是自己的身体,而她碎了的是精神世界。她快疯了,而我则快乐得如上云霄。

贰 穷凶极恶的女人最容易失去爱情 /35

尽管我一直在憎恨母亲,可我和她保持了平稳的关系,我不再辱骂她“淫荡”,我渐渐明白,即使用全世界最恶毒的词语辱骂母亲,她也不会停止与叔叔的交合。我阻止不了她,父亲都没有能力阻止,我更不行。

叁 那些亲昵是我体内所缺少的物质 /57

18岁以后他就开始学医,在表面上他是一个外科医生,他可以做外科手术,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主攻的专业是男性病,20年来,他只有一个病人,就是他自己。

肆 他想剥开我的心 /88

这是一个真理,每个人都有窥秘的欲望,高斌也不例外。你看,他现在终于忍不住,他开始想要剥开我,他从来没有剥开过我的身体,现在,他却想要剥开我的心。

伍 我喜欢所有残缺的事物 /110

路人甲的论调让我特别反感，刚才在床上他让我感觉到的做爱的快乐也一扫而光。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做爱的快乐只存在于做爱进行时，两个人的身体一旦分开，快乐也随之消失。

陆 我一定不要成为母亲的样子 /135

我后悔得要死，我开始特别讨厌我当时的身体。19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女人的身体永远不能感受到来自男人的快乐，因为那是淫荡的表现，或者是淫荡的开始。

柒 一场诡异而邪恶的梦 /171

“月儿，我不会带你走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说，哪里都是天堂，哪里也都是地狱，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地狱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以后不再对你说我是高斌，你是对的，高斌是死了的，我不会再让高斌来打扰你……”

壹 所有的女人都会破

I

在我 16 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死掉了。

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每隔几天就会下一场大雪，我所居住的城市好像整个冬天都埋在雪中。当别的孩子挎着书包，踏着积雪去上学时，我则不用，因为我从小就是自己的主人。

那年冬天，当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就决定不出门。其实在父亲死亡之前，每年下雪以后我都不会出门，因为我知道，父亲总是会在下雪天回家。

那天早上打开窗户，我看到了飘扬的雪花，特别兴奋，对着路上的行人张牙舞爪。

喂，看看看看，雪，雪花。我说。

没有人理会我。没关系，16 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别人的不理睬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个疯子。可是母亲听到了我的声音，她推开我的门。

“去学校吗，月儿？”母亲说。

“不去，学校怎么能看到雪？”

我给了母亲冷淡的一瞥，她退出我的房间，我听到

她在客厅喊：

“丙坤，给学校打电话，月儿不去了。”

就在那天晚上，有两个黑衣人敲响了我们家的门。那时我已经快睡着了，可是敲门声特别大，而且执著，咚咚咚，带着奇怪的节奏。我和母亲几乎同时从各自的房间走出来，我们对视一眼，并不说话。

母亲走过去开门，两个黑衣人走进来，他们进屋以后掸掉了身上的积雪，雪花飘落一地，瞬间融化，地面湿漉漉一片。那两个黑衣人面色凝重，有一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奇怪的盒子。

“他的，他不在了。”一个人说。

母亲面色木然，她接过了黑色盒子，然后顺手把它扔在了门后面。黑衣人走了，母亲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黑色盒子，也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我蹲下身去抚摩那个黑色的盒子，它对我来说是神秘的，我很想打开它，但是奇怪的是，当我抚摩到那个黑色盒子的时候，我全身开始僵硬，继而晕厥。

父亲死了，两个黑衣人送来了他的骨灰。第二天母亲和那个叫做丙坤的男人一起操办了父亲的葬礼。那天晚上当我苏醒过来之后我就失语了，我很想说话，可是我的嘴巴发不出声音，直到父亲的葬礼结束。

父亲的葬礼很简单，母亲只是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，从门后面拿出那个黑色的盒子出了门。母亲回来的时候轻飘飘地对我 and 丙坤说了一句话，那句话是：

“可以了。”

这三个字预示着父亲葬礼的结束。可以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

当母亲晚上睡着之后，我拿了把剪刀走到她的旁边，她的厚嘴唇

微微张着，挑逗性地呼吸着空气。母亲年轻的时候非常美，她的大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永远都能激起男人的欲望。我用剪刀碰了碰她的嘴唇，她醒了，惊愕地看着我，问我在干什么。

“我想剪破你的嘴唇。”我说。我们四目相对，四束眼光交缠在一起，久久不散。

她睡意全无，痛苦地喊了一声“月儿”。

“我不许你再和那个男人接吻。”我恶狠狠地扔下剪刀，抛下这么一句话，回到我自己的房间。

不久，我听到了隐隐约约的啜泣声，接着啜泣声越来越大，它不像是一个人发出的声音，在那个夜晚，似乎全世界的人都在哭泣。包括我自己，我自己也在哭泣，那种呜呜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，像网一样，顷刻就将我包围。

我用被子蒙住头，我昏昏睡去。

2

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死亡而伤心，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叫死亡。况且，我甚至记不清楚父亲的长相，我只记得他的个子很高，有190厘米，并且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，这是父亲在我的脑子里全部的特征。

我知道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并能挣很多的钱，母亲根本就不用工作，她只在家里养着我，还养着我的一个叔叔，就是那个叫做丙坤的男人。

我称他为叔叔，从小就这么喊他。

叔叔在我眼里一直是最英俊的男人，他有细长的眼睛，高高的颧骨，挺拔的鼻梁和刚性的嘴唇，他的头发长年凌乱却性感十足。这是

我对叔叔所有的印象,在我眼里,他完美无瑕。

从小到大,我最常见的就是叔叔把头枕在母亲的腿上,母亲用手梳理着他的头发,那时候母亲的眼中充满着梦一般的柔情,像水一样环绕着她腿上的男人。“丙坤,你的头发真美。”母亲常说。

丙坤,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,这名字读来拗口,且女性化十足,和叔叔的外表一点都不匹配。

我曾经也像母亲一样喊过一声“丙坤”。那年我10岁,我们三个人去街上玩,丙坤把我举过头顶,他笑着,把我架在他的头上,我高兴极了,张开我的双臂,然后我低下头,看着他刚性的嘴唇,听着他肆无忌惮的笑声,我像母亲一样抚平他凌乱的头发,满含柔情地喊了一声“丙坤”。

当我的那声“丙坤”刚刚说出口,叔叔的笑声突然停止,他和母亲面面相觑,他把我放在地上,母亲疯了一样拉过我,重重地打了我一记耳光。“他是你叔叔!你不能喊他的名字!”母亲说。叔叔责备地看了看那个还在发疯的女人。他重新抱起我,向前走去。

“我为什么不能喊你的名字?”我说。

“因为我是你叔叔。”

“她为什么能喊你的名字?”

“因为她是我的情人。”

“什么叫情人?”

“情人就是可以互相喊名字。”

“长大了我就可以做你的情人。”

这是我10岁的时候和叔叔的一次对话,那次对话叔叔已经忘记,但是我从来没有,多少年来,从来没有忘记过。难怪母亲曾经伤心地说她女儿从小就是一个有心机的孩子。

没错,我就是这样,我从小就是一个有心机的孩子,而且我的记忆力惊人,因为我的心机和超强的记忆力,母亲时而欣慰,时而难过。

3

母亲是淫荡的女人。淫荡是对女人最恶毒的评价。

我对淫荡的理解是女人离不开男人,我的母亲离不开叔叔,当然除了年终,因为那时候我父亲就会回家,给母亲带来很多钱。父亲在家里住上七天就会走,然后叔叔就会接过父亲的工作,就像接力棒一样,不过他接住的不是一个木棒,而是一个女人的身体。这件事情在我们家仿佛已经约定俗成,年年如此。

母亲总是让叔叔和她接吻,我看见过他们无数次的接吻,他们接吻时,母亲会忘情地抚摩那男人的全身,然后他们会走向母亲的卧室,弄出很大的声响。

每次我看见他们走向卧室,我就会站在他们的房间门口喊叫,有时我会声嘶力竭,我的声音尖细,我唱着自己创造的全世界最难听的歌曲,我一遍一遍地唱,重复着同样的嘈杂的乐章:

你说你是美娇娘。

不。

你只是一只大灰狼。

你说她是你的美娇娘。

不。

她是破烂的花衣裳。

我一遍遍地唱，直到母亲从卧室里出来。

以前母亲每次出来我就会对她喊一声“恶心”，然后扭头就走，到我的房间拼命摔东西，我摔碎了房间里所有的玻璃，撕碎了我的小人书，还剪破了叔叔买给我的大熊猫。

发现“淫荡”这个词是在我13岁时，我偷偷地看黄色小书，那些黄色小书是我从街上偷着买来的，那时候街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黄色小书，任何一个书店都有卖，所以我可以毫不费力买到那些书。

我第一次买那种书是在夏天，那天很热，因为我怀着巨大的目的，所以显得更热，我穿了一件白色吊带衬衫，我的胸部已经发育，小巧的乳房躲在白色衬衫里若隐若现。我走到一家书店，很迅速地从书摊上拿起一本书，那本书的封面上是一对赤裸的男女。

这个。我说。

书店老板很惊奇，他先是吃惊，然后开始猥亵我。他淫笑着从我手中接过那本书，去看书背面的价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靠近我的身体，我并不躲避，甚至主动把我的已经耸起的乳房贴在他靠近的胸脯上。

10块。他说。

我递给他钱，然后带着冷漠的眼神，在书店老板猥亵的目光中离开了书店。

我买这些书最初的目的是研究母亲和叔叔到底在做什么，我知道他们做着与书上相同的事，但我想知道具体的内容。后来我在书中发现了“淫荡”这个词，这个词让我欣喜若狂，我如获至宝，我知道，我再也不用使用“恶心”这个老掉牙的词语，我可以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词语来辱骂我的母亲。

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时，我情绪激动，我几乎是抱着尝试的心理，好

像是要验证一种药物是否有效,我急于验证这种药物是否有效,以致我迫切想看到母亲走到叔叔的卧室,或者是叔叔走到母亲的卧室。

我等了好久,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。那半个月我每天晚上都会躲在我的房间,我会打开一个门缝,从门缝中,我会窥见母亲的卧室,我知道她的卧室中除了一张翠绿色的大床外,就是她的书桌,我也知道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在书桌前坐几个时辰,她有时会写字,有时一动不动。

我终于等到了,我像只狐狸一样,终于等到了我的猎物的出现。

那天晚上母亲同样在书桌前坐了好久,然后她站起来,像幽灵一样偷偷打开门,她慢慢穿过客厅,扶着墙边的沙发,踩着厚厚的木地板,慢慢向前移动。我就躲在我的门后,我看到了她。当我看到母亲出来时我神经紧张,母亲细微的脚步声让我瞪大双眼,我屏住呼吸,终于,她终于走进叔叔的房间,当叔叔房间的灯光暗下来时我开始唱歌,我声嘶力竭地唱着全世界最难听的歌:

你说你是美娇娘。

不。

你只是一只大灰狼。

你说她是你的美娇娘。

不。

她是破烂的花衣裳。

母亲和叔叔打开门,他们站在我面前,看着我,眼神凄凉而无奈,我冲着母亲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声“淫荡”。当“淫荡”两个字从我口中吐出,我出了一口气,我感受到了快意的轻松。更让我快意的是我看

到母亲由惊讶到伤心，她的眼泪在眼眶中徘徊。我退回我的房间，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我兴奋极了，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，在我的床上手舞足蹈，几乎哈哈大笑。

从此以后，我找到了对付母亲最有力的武器。

4

我曾经认为我的父亲很愚昧，他的女人被别人占有而他却不知，这当然很愚昧。我说他愚昧不止这一点，他的愚昧在于，或许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的女人被人占有，他一直在笑，或者是讥笑，却从来没有愤怒过。

在他年终回家时，我对爸爸说，妈妈是个淫荡的女人呢。父亲很冷漠地看看我，我看到他眼神中有讥笑，他在讥笑我还是在讥笑他自己，我不知道，他只给了我一个复杂的眼神，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

我对父亲的冷漠已经习以为常，我不记得他抱过我，虽然我很希望他抱着我，把我举过头顶，为我唱着欢乐的歌。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，意味着我和他一脉相连；还有一点是，我认为我和父亲是在同一条战线上，那就是：我是在维护他的尊严，也是在维护我的尊严。我的父亲应该站在我的旁边，对着母亲喊一声：淫荡。

可是他没有。当我说爸爸，妈妈是淫荡的女人时，父亲只给了我一个讥笑的眼神，没有和我说一句话。我走到父亲身边，我又说爸爸你不在家时，我们家里有一个叔叔。父亲仍然没有说话，他拿出一包香烟，他把香烟放在自己的鼻子下面，深吸一口，然后又放到我的鼻子下面。

“闻闻它，很香的。”父亲说。

我学着父亲的样子，对着香烟深吸了口气，我真的感觉到了香气扑鼻。

“想抽吗？”父亲说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精致的打火机，他把精致的打火机拿到我面前，然后“砰”的一声，打火机里窜出一束蓝色的火苗。

我笑了起来。

父亲点燃了香烟，顷刻间烟雾在我们周围弥漫开来，父亲把香烟递给我，我抽了一口，仰起头，张开了嘴，烟雾从我的口中点点上升，我兴奋极了，我和父亲相视大笑。

“所以，你什么也不要想，”父亲说，“香烟是最重要的，还有酒。美酒，你会喝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我说。

“我教你。”

这时母亲从外面回来了，她看到了满屋蒸腾着的烟雾，她发疯一样冲向我的父亲。

“你给她抽了什么？”母亲歇斯底里地喊道。

“香烟而已。”父亲又用那种讥笑的眼神看了看母亲。

我把点燃的香烟递给母亲，我说妈妈你也来一口，很棒的。

我又看到了在母亲眼睛中徘徊着的泪水，我发现原来香烟也是对付母亲的工具。那一刻我爱上了香烟，我的父亲教给了我如何享用香烟。

“还有吗？”我问父亲。

父亲递给我一包烟，连同那个精致的打火机。我接过来，学着父亲的样子对着母亲讥笑，我在她面前打开打火机，点燃了一支又细又

长的香烟，然后我转回身，推门而去。

我听到了父亲的哈哈大笑以及母亲的嘤嘤啜泣。

我走到外面，那天依然下着雪，我的周围飘满了雪花，白茫茫一片，那是几年前的一场大雪，那场雪干净而冷酷，我在那场雪中站了很久。在这个城市中的一条河边，我陪着两岸的垂柳站在雪中，垂柳上已满是雪花，苍白而美丽。

我站在雪中，我的嘴上是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，四周白茫茫一片，我在雪中站了好久，后来我的手心开始发痒，继而没有知觉，可我还能感到我的心脏在跳动，所以我知道我没有死。死与不死对我来说都无所谓，我对死亡没有一点畏惧。

在我的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一个人急匆匆向我跑来，我无法睁开眼睛，我看不到他的长相，他跑到我身边，掸掉我身上的积雪，也掸掉了我的美丽。

他抱起我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、我所熟悉的气味，那是叔叔的气味。

我喊了一声叔叔，我的声音柔弱，宛如游丝。叔叔啜泣着叫了声宝贝，然后抱着我拼命奔跑。

我在医院躺了两天两夜，我睁开眼看到的是叔叔和母亲。

“爸爸呢？”我问他们。

“他怎么会管你？他走了。”妈妈说。

我把手伸给叔叔，我说叔叔我知道是你把我抱回了家。叔叔握着我的手，他眼中有泪光在闪，他把我的手放到他嘴边，满足地出了一口长气。我的母亲眼睛红肿，目光呆滞，厚厚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。

“妈妈。”我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母亲声音虚弱，这几个字从她口中说出，好像是来自

天国，轻柔无比，这个声音让我嫉妒得要命，我语气生硬地说妈妈我想让你出去，我想和叔叔单独在一起。

母亲出去了。我拉叔叔躺在我的旁边，我把头枕在他粗壮的胳膊上，用手抚摩着他宽宽的胸脯，我说，叔叔以后我想这样和你睡。叔叔拍了拍我的脸说月儿长大了，不能这样了。

我从枕头下拿出一本书，是我从书店买来的黄色小书，我打开其中一页，那张纸上印着一个插图，一个裸体女人的两腿之间，长着一个裸体的男人，看不到男人的脸，而女人在淫荡地笑。我把那本小书递给叔叔看。

“我想这样。”我说。

叔叔突然坐起，他吃惊地看着我，不知所措，他把书从我手中夺走，他大声地喊着母亲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发现母亲是叔叔的救世主，叔叔在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只会喊母亲的名字。

这个发现让我几至疯狂，我大声尖叫。母亲推开我的房门，她亲了一下还在惊慌失措的叔叔，他们退出了房间。

5

父亲的死是在六年前，他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，母亲没有告诉我。父亲死后，在一个雪天，两个黑衣人送给母亲一个盒子，第二天母亲只是对我说了一声“你爸爸死了”，然后就没有了下文。母亲说这句话时表情冷漠，我看不出她是高兴还是伤心，我想她会高兴，因为爸爸死后，她就能常年和叔叔在一起。想起这点，我对着母亲的背影说了声：淫荡的女人。

我连父亲的遗体都没有见，那个教会了我如何抽烟，并给了我一

枚精致打火机的男人,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。

母亲因为父亲的死而得到了一笔遗产,还有我,我因为父亲的死而成了一个富有的小女人。

父亲葬礼之后的第二天,我去了这个城市中最大的酒吧。我穿过一个黑色的木门,走到一片嘈杂的世界。酒吧中烟雾蒸腾,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支点燃的香烟,这让我觉得很奇特,原来酒吧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享用香烟,和我的父亲一样。

我记住了父亲说的话,他说只有香烟和美酒才是最重要的。他教会了我抽烟,可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美酒。我确信我没有来错地方,这个地方,肯定有我所需要的东西,比如美酒。

那天我来酒吧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美酒,我从林立的香烟中走过,坐到一个显眼的位置,那天我穿上了昂贵的狐皮做成的短大衣,脸上涂了脂粉,这让我看起来足有18岁。

我招手让侍者过来,我说我要喝白兰地,侍者惊讶地看着我,他感到有点不可思议,他说你还小,怎么能一个人来喝白兰地?

我有钱,我坚硬地说,给我来一杯白兰地。

可是侍者只给我端来一杯红葡萄酒,然后还慈祥地对我笑了笑。

我把葡萄酒倒在地上,厉声说我要白兰地。我的样子一定很凶,因为我看到那侍者脸上的微笑不见了,反而是因为惊吓而变了形。他慌忙拿来一瓶白兰地。我看到那金黄色的液体顺着酒杯缓缓而下,我的情绪也顺着缓缓而下的液体慢慢平息。

我满足地端起酒杯,轻轻摇晃,我把酒杯端到面前,一种美妙的清香将我包围,我几乎沉迷在那种我不曾感受过的清香中。当我的嘴唇与酒液相吻,当酒液进入口中,我的口中似乎有火在燃烧,火焰顺流而下,我周身热气蒸腾,我如上云霄。